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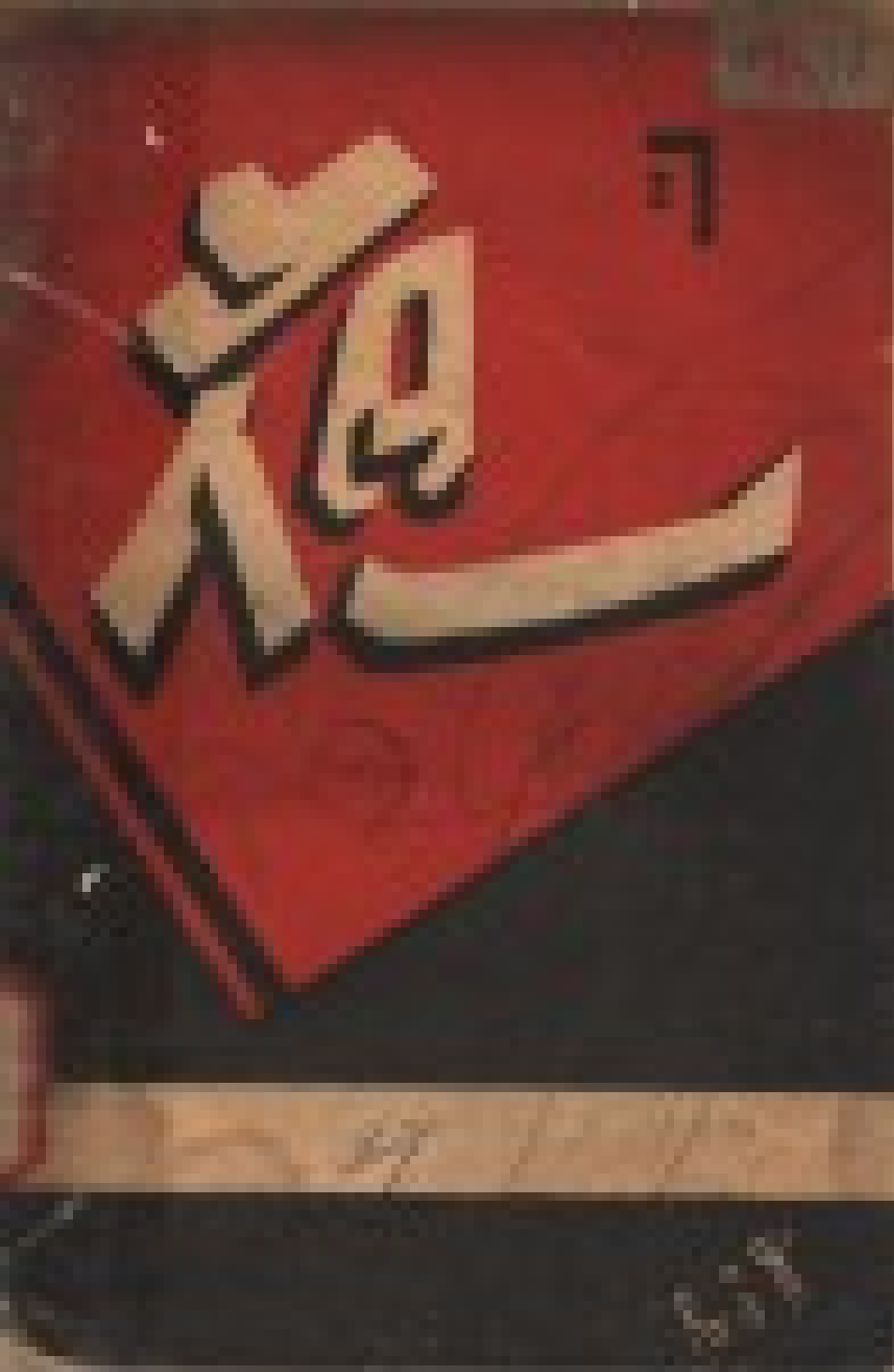
14-37



知

37

14-37



夜

馬 丁 奈 著
成 紹 宗 譯
王 獨 清 序

上 海
滬 濱 書 局

1 9 3 0

序

這是一件最可欣幸的事：馬丁奈（Marcel Martinet）底“夜”被翻譯到中國來了。

像這樣在目前世界上可稱為最少數的，難得的脚本，若借這個翻譯，能得到在中國實演的機會，而且只要一般人能夠了解時，那一定會發生一些狠有意義的影響。不怕這個作品底出生是在一九二一年的時候，距現在已經隔了八年，可是我相信——我想我們大家都是相信的——牠所表現的精神卻還一點也沒有過去，並且，適得其反，越是

到了今日，新興階級底鬭爭越是加緊了起來，便越見得牠給我們指出的事實是特別的深刻，真實，能使人感到切腹的深省。

現在，我先來把我所知道的馬丁奈在這兒作一番介紹罷。

這位作家底名字現在怕算是第一次纔正式到中國人底眼裏的。不過，他卻早已躍上了歐洲左翼作家（注意！可決不是我們中國冒牌的左翼作家。）的席位，而且現在已經是四十多歲的人了。他出生的國度是“大革命”發源地的法蘭西，他幼年長育的地方聽說是昔年盧梭送交“人類不平等原因”那篇名文的狄戎（Dijon）都市。

提到法蘭西，我們都是知道的：這個國度在歷史上產生出了不少的革命文學，每個時代總有一些巨頭的作家接應那個時代底經濟思想表現出了解放與破壞的種種傾向。過去的不說，我們只就世界大戰的時期來作一番觀察時，便可以尋出一大

羣的反對戰爭的作家。像我們中國已經知道的羅曼羅郎和巴比塞即是這個時期的健者，都是把暴虐的國家和軍國主義當作了極端的仇讎，曾經決然地予以反抗的。——不過，在那一大羣的反對戰爭的作家裏面，我們卻可以單獨地指出來一位作家：他是確實能夠把握國際社會革命的旗幟，確實能夠明白地把我們鬥爭的前途昭示給我們。這一位作家，便是馬丁奈。

和其他一般作家一樣，馬丁奈也是一向便從事於文筆生涯，他曾主編過一種社會主義的文藝叢書。一九一〇年他的處女作詩集“青年與生命”（“Le jeune homme et la Vie”）發表了以後，到一九一四年，便出了書名“避難舍”（“La Maison à l'Abri”）的一本長篇創作，——就是這本書，我們可以說，纔把他送上了更明確的鬥爭底戰線。這書取材於戰爭底後方，把民衆呻吟於軍事之下的生活狠悲慘地映寫了出來。從這個以後，他便更進一步地陸續出了兩種驚人的作品：一種是詩集“晦運

時期”(“Les temps maudits”),一種便是“夜”這本戲劇。

“晦運時期”那本詩集,無論那一方面,都要算是一本空前的製作。在那本詩集中間,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底熱情強烈到怎樣的地步!他攻擊遍了戰爭時期中那般殺人的人,他揭破了一般愚蠢的國家主義者底受虐淫(masochism)的癡狂,他不斷地喊叫着“民衆!民衆!”,他把民衆所受的“奴隸勞役,悲慘,屈辱”——都直白地吼了出來……那確是一本對資本主義下嚴厲的彈劾和裁判的聖歌。說牠是詩底空前的製作,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爲了“晦運時期”底出版,聽說經過了一番很大的困難。牠曾被政府認爲犯禁的文稿,竟不許出版家去接受刊行。聽說就爲了這個,我們這位詩人還被逼到瑞士去過了很久的僑居生活。算是一直到了一九一七年的時光,靠了朋友底幫助,纔把牠送到了法蘭西民衆底面前。

此外馬丁奈還有一兩冊其他性質的著作,不

過都不是他重要的表現。我們可以這樣指定：他過去的中心著作只有“避難舍”，“晦運時期”和“夜”這麼三種。但是，我們卻要知道：就只是這麼三種，已經狠夠震撼一時了！不信你去尋罷，任你在無論那一國底目前的非戰文學作品中去尋，小說像“避難舍”，詩像“晦運時期”，戲劇像“夜”，能不能尋出相同似的第二部出來？尤其是“晦運時期”和“夜”無論在意識上，技巧上，據我們所知道的現時一切非戰的作家中誰曾有過這樣的作品？——這個決不是誇大，要是我們肯站在正確的立場來作一番攷察時，一定會感覺着是這樣的。

馬丁奈現在是四十多歲的人了。他目前有沒有新的作品發表，雖然我們因為相隔太遠，一時不能夠知道，但是據他一向的表現，我們可以斷定他決沒有後退，兼之他還在健壯年齡的時期，必定是會有新的作品的。我們知道在法蘭西活動的新的作家像馬德蘭馬克斯(Magdeleine Marx)，像易斯特拉狄(Panait Istrati)，都一天一天地更見精進，

想來馬丁奈也決不會沒有越發更進一步的表現的罷？

以上我把我所知道的馬丁奈簡單地介紹過了。如今且來約略地說明一下這個“夜”所昭示給我們的重要意旨。

不消說這個戲劇是以世界大戰為背境的。作者用了強烈而自由的想像，描寫出了革命底發動和失敗，全劇充滿了偉大的煽動和深刻的政治意識。帝國主義底長期戰爭引起了兵士掉轉鎗頭的運動，一個革命高潮底來臨，兵士會議遂很快地成立了；革命的領袖在他不停的演說和勞苦的工作中，費盡了心力想使羣衆堅持到底，可是不料被一個偽革命政府底成立，使羣衆完全受了欺騙，革命的狂熱遂被合法的行動所阻止，革命的領袖竟在羣衆底反攻之下作了他底犧牲。

這個所贈給我們的教訓是怎樣的切實，怎樣的嚴肅！每到一個革命的時期中，資產階級為維持

他底政權，一定要用改良式的，假革命的面孔奪取民衆底真實力量，革命底失敗多是由於這種事實。我們且看這個戲劇中“人民代表”所說的話：

可是，我底朋友們！許多人民，許多人民，
那些現居着你們政府底頭腦地位的人民，
同我一樣，他們大家都是兵士底真誠的朋友。

同我一樣，他們大家都以爲兵士休息的時候是到了，

現在是該他們，是該人民，——大家都得輪流着作罷，不真嗎？——

來完成你們所如此美滿地開始了的工作了。

這正是資產階級底感動政策（demagogism）的慣技。所謂“全民”，便是他們欺騙羣衆的魔符。我們看：戲劇中那位代表所堂皇地講出來的人民到底是甚麼呢？結果跑出來的卻原來是那位講話都不能夠清楚的總司令大人！

一個真正爲民衆努力的革命領袖，卻反而受民衆底反攻，甚至死在民衆底手中。這個驚心動魄的表露是最可使我們注意的。這並不是憑空的想像，而是革命過程中常有的事實。我們從這兒可以了解革命過程底複雜，可以得到很大的啓發和暗示。

一切都回復了原狀，牧師在人們中間又講起話來了。從前斥罵牧師的人現在卻斥罵着那位以大衆底苦痛爲苦痛的老瑪利了。我們看：

呀！怎麼？呀！怎麼，我底可憐的老瑪利？

難道你不高興

國家得救嗎？

難道你還在夢想着

我們幹的那件事嗎？

那是件荒謬的事。那是件不可能的事。

是的，“家國得救”！這是資產階級給民衆吃的一付迷藥，可憐的民衆竟然中了牠底毒性了！

反動時期便是人類底長夜。我們在這戲劇

裏面可以看到這個黑暗底勢力底漫延，好像一切都被牠吞食，侵沒了。但是，我們要問：這個長夜是不是一個永劫的長夜呢？——不是，絕對不是！這個長夜終會被天亮的曉光所趕走，終會在一旦消滅於無形的。馬丁奈在這戲劇底最後已經把希望給了我們，那老瑪利用“微加壓抑的聲音”叫了：

……起來罷，天亮了。是時候了，起來罷。
這個“天亮”底來到，便是“夜”底收場。

其次說到技巧方面，“夜”這個劇本也是非常成功的。牠底用語，是新的自由的詩句，但是卻能夠充分地表現出煽動的高度。人物底隱露像以福煦大將作藍本的布博慈總司令，像資產階級底小丑的波登代表，都刻畫得異常的逼真。全劇底立體的統一性最能適應於新的劇場底表演。不，托洛茲基在“文學與革命”中曾指摘過牠有“冗長”的缺點，但是這個決不會妨礙牠底

成功，就是托洛茲基自己也立刻聲明了在表演上只要正當的時候這個是決有甚麼傷害的了。總之。這個劇本是不可以多得的能引起觀眾底強烈的情感的一個劇本，並且是無疑地可以收巨大的舞台底效果的。

關於這劇本底過去的上演，最爲世所知的是蘇俄天才的演劇運動家麥葉禾德底措置：劇名經改爲“大地躍起”，以構成主義的形式演出。在這個事實上，還曾引起過一段論戰。演出的結果，曾使一般批評家誤認這劇本爲愛國主義的作品，托洛茲基因此批評到構成主義底本身。但是在另一方面，卻極力申說這劇本經過麥葉禾德底措置，是更見加強了牠底煽動的形式了。——對於這些，在我們沒有親眼看見過這劇本走上麥葉禾德底“運動力學” (Biomechanic) 舞台的人，不能多說甚麼。我們只希望這劇本能普遍地走上世界所有的新的舞台，我們只希望這劇本能深入到目前所有國度裏的民衆中去。現

在，這中文的譯本出世了，我希望我們中國底演劇運動家快快地給牠一個上演的機會罷！

最後，我對於這劇本譯者紹宗底譯文表示非常滿意。紹宗運用了他法文很好的理解力把原作所具的精神和形式用心地再現着。我相信上演時除了在特殊要求觀衆了解的部分或者稍加一剪裁而外，這個譯本是狠能夠適用的。

此外我盼望馬丁奈其他兩種和這“夜”同樣價值的作品——“避難舍”及“晦運時期”——狠快的也有中文譯本來出世，使這位左翼作家（注意！不是中國冒牌的左翼作家。）底足跡得以多量地展開在我們底眼前。

王獨清

上海，五，三月，一九三〇。

人 物

瑪利 農婦，七十歲。

安娜 其媳。

路意 安娜之子，十二歲。

賴特南 }
華佛羅 } 兵士：
顧斷天 }

布博慈總司令 七十歲。

波登 人民代表。

皇帝陛下

何德少佐

達甫將軍

一隨員

多宛老伯 農夫。

彼得先生 小學教師。

般若牧師

農夫農婦之羣

兵士之羣



第一幕

一個農家的住室。

以觀者爲主位看去，左邊，一個帶着煙燻黑了的石框的壁爐，裏面燒着一些蔓生枝和松球。壁爐之前，一隻小火爐。

左角，一個洗碗用的石槽。

深處，兩張木床并排架着。

室之中央，一隻大松木桌，帶兩條長板凳。桌上擺一盞已點燃的提燈，僅僅牠和爐火的光黯淡地照耀着舞台。

右角，一架扶梯通到頂樓。

無窗。微弱的暮光由右邊的門透進。門的一塊玻璃已碎，風有時直把雪花送到室中。

幕啓時，瑪利坐在壁爐前面一張草椅裏面，鼻梁眼鏡，在補襪子。她的媳婦在洗碗碟。

小孩坐在扶梯的第一級上，在吃一薄片麵包帶一點兒冷肉。

瑪利(頗肥胖；她的年紀似乎在重壓着她，但臉色是健康而還年青。)

今天晚上，可給了那些畜生一點東西嗎？

安娜(身材瘦小，神氣萎靡可憐；她有一雙微笑而含愁的眼睛。)

再沒草料了。

[2]